

經30
8655

903
=118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六



學海堂

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宮詹大昕著

答問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子按說文訓糒為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為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黝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南北宮

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黝為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為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為句事嚴二字為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為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

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為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見甫田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

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

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
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
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
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子謂孟
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
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
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
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
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

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
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
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
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
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
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
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
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
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
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

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
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益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
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
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
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
子所稱不厯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
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
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
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
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

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
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
爲芻芟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
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
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

引歐蘇之名亦與之書否曰孟子世家疏載公西赤人同車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

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
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

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說讎由人之過之世世亦未審也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言曰春秋曰有司曹曰有司曹曰有司曹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歿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

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益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

不可也邠鄉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

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

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

為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漢書諸

侯王表亦有厥角鬣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

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

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為其

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為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

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媧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

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

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據趙邠鄉孟子題辭則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

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

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

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為仁不至而不反

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

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擬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

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穎張權分修旣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閱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官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官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官刑

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而未及鍾五也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塤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故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塤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也即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祝故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

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然實必實也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詁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但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濬郭景純以濬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渝夢讀若萌即釋艸之蘗濬權輿與濬濬聲相近也音不音耳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小同無何樊光濬河良之天出限樊本非從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唯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大也詩

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芋之異文旌卽邳字司馬相如封
禪文爰周邳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邳可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邳
字音韻其首卽嗚大音衣以旌聲同音亦實旌聲實大音
問省緝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物以少
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夫有大事省於
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
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
緝字不見於經翟教授灑嘗引廣韻訓緝爲繕詩鄭風序繕治
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緝者
器之善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
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故寅有
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顛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顛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云仁者
靜故周顛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禱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禱禮告也禱與畛祈連文畛爲致告
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

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
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
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
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雍氏注雍或作夷釋文
云雍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穉穉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

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詩刺詩匪懈春林吏謝公羊非訓
 問絲之為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
 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絲役為憂愁似曲則既游載於詩
 問倫敕之為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為勅讀如來來勞亦
 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為勞
 斯為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為勞此經典正
 文而郭亦不能引音義也
 問翦簪之為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為齊鄭訓
 為斷皆失其旨古文簪从習習有勤義
 問譔之為敬何也曰譔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
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為敬是譔即禋也

問峻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峻者明之早也尚書魯
 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則浚與翊
 義同翊或為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峻即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
 作來始滑漢書律麻志作七始詠是治即始字始者故也鄭漁
 仲亦疑為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偽義曰古文偽即為字書堯典平秩南
 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
 善者偽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
 成之在人者謂之偽蓋偽有兩義載謨者作為之義食詐者虛
 偽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偽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

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肫之訓厚本詩福祿肫之韓詩作肫而郭乃以肫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窕窕淑女毛釋窕窕爲幽閒窕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闔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疴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姤爲說庶之訓侈侈乃駘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眾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台朕陽爲子我之子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

未詳又以弼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
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穀觶觶卽穀悉之轉言其
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溚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
溚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荒鄭亦訓爲虛
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
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
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咸其輔頰舌滕

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
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
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溚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
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溚从水爲水虛歟从欠
爲飢虛郭引方言溚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
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郭亦知戮辱之
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癘當爲癘癘者瘦之
病也詩棘人癘癘兮說文作癘癘正字癘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微之爲止何也曰微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微有止義易

繫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
懲毛訓懲爲止僭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
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
故宮徵字讀如社漢書律志徵社也

問豫之爲馱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
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
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
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
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
文殊而義同射有馱義則豫亦訓馱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
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以子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

矣邵編修晉涵云豫馱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楛頌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楛鄭訓楛爲直
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頌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迪動
也迪如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
失於徵引

問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儒本有
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
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
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

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誡誡嘉善也誡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即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厯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厯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厯問恣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閼宮有恤鄭訓閼爲神正義謂閼與恣字異義

同竊意恣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恣又有慎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贍贍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遂之爲逮何也曰遏即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

也遂卽噬字詩唐風噬肯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為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尙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為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為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為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變子協二音卽此浹也毛訓挾為達漢儒諱徹為通通達

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為浹

問凜之為慄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也慄當

為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也

問洵之為龜何也曰龜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

堪斯任也

問僊之為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肩蓋僊與肩通漢書武帝紀

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肩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僊也陸德明以為

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為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為相此經典之明文

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疎涉獵九

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抵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

不知其郵翻膠也當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翻或作翻

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倣作也當引詩有倣其城詩云無女手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隋闇之陪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參加自旁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沛云小也詩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怗怗之爲變何也曰古書怗與媯通漢書敘傳媯媯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媯媯惕媯媯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媯媯矣說文怗媯也又云媯美女也或作媯怗正字媯媯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祗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祗同問說文穰字下引爾雅穰穰穰穰句今爾雅無其文何也曰說文無穰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泃泃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泃泃僂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泃泃或作穰穰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泃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閤所以止扉又謂之閤何也曰止扉之閤蓋閣之譌說文閣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閣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閤字云本亦作閣
問餅金謂之鈔餅鈔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鈔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鈔當為版也但未審餅字所从曰餅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兼金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餅黃金之訓亦當為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即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鈔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既夕記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尠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無琬字何也曰說文瑁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琬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為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計矣烝然鯁鯁鯁鮒鮒一之日淠淠雨雪濼濼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為祓不云春秋傳成閤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躩

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
展屬謂之楛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
雅此霽謂之霽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瘞縣釋文云瘞或作度又作歧瘞度歧三字說文皆
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
讀幾爲被引爾雅祭山曰瘞縣爲證是先鄭以瘞當幾字許君
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歧則被之譌也又周禮肆師
職云及其所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
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肢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曰淮南
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柯陵也杜

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岨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
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岨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
玷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
口證岨卽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
岌作馱馱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縣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
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屈屈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屈蓋屈字之譌說
文屈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
不通六書誤作屈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屈戶閣反或作口閣反

子謂當爲口閣切乃與韻協非也說文以閣又加非口閣又
問岵岵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岵
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岵或爲紀紀之
言基也又爲岐岐之言芟也基芟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
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祖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
爾雅爲正也
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部有蓋
字亾夏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
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
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菴刊本作藎芋麻毋刊
本作芋味莖著刊本作味燕白脰烏刊本作鳥鴛白鷺刊本分

楊鳥爲二字爲鳥醜烏鵲醜刊本鳥皆作鳥麇大麇刊本麇作
麇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
斯不然矣

問菟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菟奕也說文木耳一名萑雀弁
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藎爲烏菴葉爲菟芟藎爲菟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藎卽
白藎見於玉篇詩云藎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藎音
名菟核核本有芟音則斂之爲藎審矣釋艸一篇釋藎者三見
一云幡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幡蒿爲白蒿餘皆闕之
以夏小正證之由胡幡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幡蒿矣或云
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

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壤也
問薳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薳疑卽此也張衡
西京賦戎葵懷羊與此而三得辨薳薳高菴白薳薳薳之
問洎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洎灌與苜蓿爲一物音音二貝
問薳虞蓼疏謂薳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義曾
引之說文訓蓼爲薳虞則當於虞字斷句音音聞其審曰葉
問菽虬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
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後陸氏釋文稱
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
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攬入注文全以文字音義轉以本意題
問菌鹿藿之菌說文作蕨讀若剽蕨菌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

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子麋卒穀梁作
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蕨爲麋又以聲轉爲菌爾釋艸又云蕨
鹿豈亦鹿藿之別名歟郭以鹿爲蕨
問藹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訶然否曰說文莎鎬侯也當於
侯字斷句說文無藹字當爲藹後人按加艸耳藹鎬古文通荀
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藹注藹與鎬同史記爲吾遺藹池君
卽鎬池也夏小正媿藹字並从系旁

問說文藹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薺而藹爲藹古之大者
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澐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予謂藹
藹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藹在藹上藹爲薺實則
藹爲藹古之大者矣藹卽藹字藹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麋爲臬實據禮記閔傳云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臬喪服傳云直者麻之有蕢者也杜麻者臬麻也臬亦麻之名而有實爲直無實爲臬謂臬爲麻可也謂麋爲臬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臬本無實解蕢爲臬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臬是雄麻蕢是子麻爾雅云蕢臬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籩方曰筥而鄭注論語云籩筥亦舉其類也此三條邢疏失引問篇苻止是何艸曰篇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篇苻也止灤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士夫王綦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綦葢綦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葢泥於女蘿馬烏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綦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

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菱蕨蘩之據釋文音亾悲反葢从麋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麋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據無據當从孫叔然音作據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荔鼎蓋蓬莠莖菹菹菹卽鉅鈿芘之類皆雙聲蕨蘩亦雙聲故知據爲轉寫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薜荔爲菱菱之別名獨釋艸薜荔與菱分爲兩條薜荔卽芙蓉菱卽蕨蘩說者疑之子謂芙蓉與蕨蘩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藏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藏字葢卽鐵也說文鐵山韭百足

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菰小葉之菰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取一爲阻雷反

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文有敢無龍龍
乃傳寫之譌史記鮒生說我服虔以爲小人貌鮒與敢皆从取
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蕞爾國杜云蕞小貌說文無蕞疑卽此
蕞字
問樸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琴爲一句樸當爲樸說文樸卽
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康讀胡感切說文東木
垂華實東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
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琴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圻
之圻解樸亦與子異然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
注芍莢義亦不了子謂莢當爲莢說文芍莢也茅根也莢艸根
也芍莢連下莢根爲句芍莢莢皆根之異名樸橐含皆華琴之

異名

問輔小禾何木也曰子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蘇扶胥
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
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椽貢棊枕槩梅科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槩梅餘皆
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楸臧椽也樊光
本椽作椽說文椽木也疑卽臧椽矣貢棊疑與枕槩爲一物聲
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科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杜樺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然否曰
杜樺卽無姑杜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
榆也稊鄭本作萑萑木叟生讀如夷謂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

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山陰人實爾雅之文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
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
文彙作彙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
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鼓楸小而鼓榎釋文鼓或作撒撒鼓似皆俗字曰攷工
記老牛之角紵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犭理
錯也此鼓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道木魁癩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字曰此本二物而郭誤
合之枹一名道木道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癩別爲一句卽癩木
魁其別名耳

問蚘蟻蛭郭云江東呼爲黃蛭邢疏謂蚘一名蟻蛭然否曰說
文蛭蟻蝗以翼鳴者攷王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
爾雅之蚘蟻也古書从发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駮讀若撥
國語王耕一墢或作拔詩鱸鮪發發說文作鮪鮪此亦以發皇
爲蚘蟻蟻皇音同蚘蟻一名蛭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
樂篇蒼苴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
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辨蠶蟻蛭既以石蛭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
義亦不訂何也曰蠶蟻卽蠶蟻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蠶蟻謂
之髦或謂之蚘或謂之芊芊髦卽蟻之轉芊芊卽莫辨之轉則

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辨即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
古文又通用則莫辨異文而同音莫辨猶莫亦猶芋芋也景
純未喻古音故譏其不了不辨當之又通辨辨然民古言
問蛭蟪至掌是何物曰此即釋魚之蛭蟪本艸水蛭一名岐一
名至掌黃土平以擊而無蟪或謂之爾無云一名至瓜蓋蟪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
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麀肌蛭之屬密肌疑
即肌蛭也說文蝨多足蟲也或作蚤蟪文亦蝨也
問鴝鷁字从并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
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雞禮高誘注雞禮爾
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

尙是裨字雞裨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并益卑之轉
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鴝為裨也

問魁白虎之魁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
之音曰魁當為魁字之譌說文魁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
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為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為鬪聲相近
而借用也說文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
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
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於爾旁著人讀為奴禮切又省
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為乃爾从爾聲而音轉
為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豨二師一獬豸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從豨聲尙相近而說文無豨字何故曰豨當爲豨字之譌玉篇豨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豨疑與豕縱音相似傳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沂洄順流而下曰沂游自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六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四百四十七卷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公玉文縣...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嘉慶元年

皇清經解四百四十七卷

潛研堂文集 大昕著

答問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二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即括囊之括他即跛能履之跛揆即哀多益寡之哀拊即介于石之介哉即朋盍簪之簪耨即觀我朵頤之朵覘即虎視眈眈之眈倥即其欲逐逐之逐補即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即夷于左股之夷吹即婦子嘻嘻之嘻

趨卽其行次且之次

論語造次必此 趨卽繫于金柅之柅趨卽漸

進之漸孀卽歸妹以須之須苦卽豐其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

豐擊卽極溪研幾之研索卽探隕索隱之索虞卽天地定位之

定

周禮奠繫世亦从此

句卽書方鳩僇功之鳩敷卽明明揚側陋之揚顯

卽類于上帝之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匄卽詢于四岳之詢諧

卽稽首之稽偃卽稷契之契時卽播時百穀之時敷卽典朕三

禮之典火卽分北三苗之北岐卽翁受敷施之施絲卽粉米之

米睦卽叢脞之脞舍卽厥貢麋絲之麋泝卽沱潛旣道之潛駘

卽岷山導江之岷墘卽四隩旣宅之隩楨卽若顛木之顛悒卽

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郁卽

王來自奄之奄黼卽盧弓之盧綏卽詩參差荇菜之差現卽左

右莢之之莢膏卽于以湘之之湘鬻卽維錡及釜之錡黻卽素

絲五緘之緘徐卽舒而脫脫之舒眈卽伫立以泣之伫眈卽母

氏劬勞之劬颯卽北風其涼之涼箋卽愛而不見之愛媿卽燕

婉之求之婉櫛卽椅桐梓漆之椅薄卽綠竹猗猗之竹邨卽有

匪君子之匪虜卽且往觀乎之且媿卽子之還兮之還納卽葛

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提澤卽彼汾沮洳之洳某卽椒

聊之實之椒趨卽獨行景景之景輦卽五檠梁駟之檠駘卽蒙

伐有苑之伐釋卽與子同澤之澤僚卽佼人僚兮之僚迺卽神

之弔矣之弔囊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昂卽節

彼南由之節傷卽我心憂傷之傷溯卽不敢馮河之馮昇卽弁

彼鸞斯之弁疋卽怒焉如擣之擣刊卽子付度之之付與卽無

拳無勇之拳耀卽佻佻公子之佻瞞卽監亦有光之監疇卽無
將大車之將掩卽有滄萋萋之滄揆卽天子葵之之葵匄卽如
食宜餽之餽鬚卽綢直如髮之綢殿卽其麗不億之麗確卽白
鳥鶴鶴之鶴牽卽先生如達之達彛卽于豆于登之登簞卽篤
公劉之篤悵卽以謹悒悒之悒齋卽天之方濟之濟集卽荏染
柔木之荏疹卽瘖我以旱之瘖懇卽旣成藐藐之藐鄙卽出宿
于屠之屠扔卽仍執醜虜之仍奮卽佛時仔肩之佛睭卽烝烝
皇皇之皇猶卽百祿是適之適挺卽松栢有栢之栢僞卽春秋
鄭伯克段于鄆之鄆謂卽隧而相見之隧衛卽帥師之帥並卽
去順效逆之逆鄆卽觀魚于棠之棠戡卽伐戴之戴劇卽工則
度之之度甞卽鄭伯入許之許邾卽温原締樊之締瞻卽祝聃

射王之射殪卽不疾疾蠡之蠡隸卽泣盟之泣彼卽生急子之

急悒卽余心蕩之蕩槐卽批而殺之之批穀卽穀於菟之穀爪

卽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卽盟於葵邱之葵趨卽作爰田之

爰戰卽終朝而畢之畢鬻卽鞞鞞之鞞明卽則鍼莊子之則徑

卽匹夫逞志之逞室卽作僖公主之主顛卽請食熊蹯之蹯玲

卽來含且賙之含鄆卽舒蓼之蓼茵卽埋諸馬矢之矢癩卽三

進及潛之潛眯卽提彌明之彌盪卽寡君須矣之須鋸卽西鉏

吾之吾聃卽鄭公孫輒之輒玕卽君出自丁之丁涇卽四翼不

蹕之翼鞮卽轡之柔矣之柔鄰卽馮滑之馮蓋卽罪戾是懼之

戾叁卽糞除之糞蕘卽蕘氏之蕘之蕘邠卽祭公謀父之祭每

卽周走而呼之周媻卽琴瑟專壹之專鞞卽乾祭之門之乾願

卽使髡之之髡裼卽渴葬之渴備卽及者何累也之累亦卽忤也之忤貼卽卒帖荆之帖齎卽賁渾之戎之賁覽卽視歸平齊疾之歸劓卽禮記恭敬樽節之樽薨卽悼與耄之耄窘卽羣居五人之羣篋卽不同施枷之施詬卽毋嚙美之嚙吹卽笑不至矧之矧粹卽大夫曰卒之卒犢卽四足曰漬之漬麥卽拜而麥拜之麥界卽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卽畏厭溺之溺世卽負手曳杖之曳蓑卽寢苦之苦顛卽不爲魁之魁儼卽疑女於夫子之疑通卽喪之有踊之踊辟卽辟雍之辟迥卽山澤列而不賦之列迥卽移之郊之移延卽其器疏以達之疏柘卽鈞衡石之石斲卽角斗甬之角笛卽具曲植之曲簾卽籩筐之籩懸卽命國讎之讎亮卽天多沈陰之沈交卽黼黻文章之文霧卽其音羽

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儻卽數將幾終之幾增卽夏則居檜巢之檜通卽則鳥不猶之猶甸卽器用陶匏之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纛卽繭繭之繭脂卽柔色以溫之之柔懸卽免臺之免洏卽濡魚醢醬之濡禘卽朝元端之端凝卽疏屏之疏鬻卽夏后氏楬豆之楬牒卽聶而切之之聶縶卽其聲擘以緩之擘傷卽擘諧慢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窶卽回邪曲直之回邪卽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纒卽其轄有祿之祿廷卽頃步之頃逵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叔卽陷阱之阱魁卽睨而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召卽序昭穆之昭燠卽恂懔之恂蒼卽合盞而醕之盞璫卽縝密以栗之栗愔請皆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娛卽女奚之奚美卽匪頒之頒醢卽益齊之益濊卽濊

蒲之淡握卽帷幕幄帟綬之幄斲卽夏纁元之纁翠卽教幄舞
之帔翌卽教皇舞之皇槿卽恤民囂阨之囂媿卽以媿詔王之
媿埒卽駢剛用牛之駢誌卽以詔辟忌之忌獄卽公執桓圭之
桓趯卽鞮鞻氏之鞮剝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之條指
卽犬祺尾纓疏飾之疏蘋卽素車焚蔽之焚輶卽萃車之萃之
萃俶卽爲邦朋之朋鏃卽夫遂取明火之遂遂卽諸侯邦交之
交枒卽輪牙之牙軀卽雖傲不匡之匡操卽稍其數之數權卽
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兵欲無蝟之蝟瑒卽裸圭尺有二寸之
裸珣卽駟琮七寸之駟鯁卽弓之畏之畏撻卽儀禮賓厭介之
厭紐卽朱羽糝之糝搨卽苴絰大鬲之鬲坻卽登用塊之登酌
卽醕尸之醕匙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拊卽因不失其親之因臧

卽郁郁平艾哉之郁蹠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由徑之由故卽
策其馬之策狐卽觚不觚之觚雉卽弋不射宿之弋攔卽君子
不黨之黨認卽慎而無禮則蕙之蕙啓卽啟予足之啟懇卽與
與如也之與纒卽紺緞之緞埒卽附益之附衺銜皆卽不踐迹
之踐督卽察言而觀色之察券卽無倦之倦墮卽溝瀆之瀆愒
卽諂而不正之諂傾卽鄉原之原簿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
有餓莩之萃踣卽卒然問曰之卒躡卽擴而充之之擴郤卽蓋
大夫之蓋踵卽隱凡而臥之隱婞卽悻悻然之悻齟卽以釜甑
爨之甑觶卽艸木暢茂之暢燎卽眸子瞭焉之瞭慙卽忸怩之
忸怩卽自怨自艾之艾躄卽草莽之莽美卽僕僕爾亟拜之僕
屐屐亦卽僕僕也訖卽人皆自訑訑之訑欺卽自視欲然之欲

踵卽摩頂放踵之踵狃卽以言飶之之飶塽卽爾雅俶落權輿
 之俶訪卽擊仍之仍策卽容告之皆僖卽鬱陶絲之絲珍卽侈
 侈之侈徯卽狃復之狃遠卽騶傳之駟妖卽怵怵惕惕之怵
 卽檐謂之梁之楹坊卽墳大防之墳漦卽水醮曰屠之醮菜卽
 朮山薊之朮芋卽芋麻母之芋蕘卽莞苻薤之莞若卽栝樓之
 栝荒卽杭魚毒之杭梳卽栲山樛之栲櫟卽柚條之柚枿卽時
 英梅之英鬪卽長春而泥之泥又如渾汶卽感發之異文凜瀨
 颯颯皆卽栗烈之異文禱徯卽粵峯之異文參差卽參差之異
 文才于卽崎躅之異文遺遺卽攢攢之異文弓弓卽節奏之異
 文趁趨卽屯遭之異文栢栢卽招搖之異文哥管卽歌謠之異
 文蔽類卽剋贖之異文旒旒卽提攜之異文娶媿卽嬰兒之異
 文揃揃卽翦滅之異文以嚶卽菡萏之異文營薊卽鞠躬之異
 文峙踣卽踟躕之異文跌踢卽佚宕之異文醮賴卽蕉萃之異
 文今人視為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
 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
 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為命世通儒異
 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也
 問說文類好貌詩所謂類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
 往不舉全文如詘訓卽古訓是式類首卽螭首蛾眉螭與類文
 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蜚蜻蜻郭讀蜻如情與螭聲近類讀疾正
 切聲亦相近古文靖與靖通故蜻或作類
 問古者鼎有局有甬士喪禮有抽局取甬之文注謂加局於甬

上則局與鼎非一物矣今文局為鉉鉉即局也說文以鼎與鉉為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鼎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則叔重固讀若局未嘗讀若口也口與同同鼎即局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局之轉聲古音姑汝切也鼎从一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鼎少聞鼎疑為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鼎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礮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礮字子石文從段不从段也徐氏誤以為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為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

漢儒說春秋以為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蜚有鸚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為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圍升雲為句疑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為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為仇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俟於黨

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
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
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左塾右塾見於尙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謂之塾
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天下鄉亭皆畫
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則埠卽塾也說
文埠从土臯聲臯讀如純純塾聲相近故孰亦从臯得聲埠者
射臯之名古之男子無不習射故常設埠於門側而堂以是得
名後儒不通古音誤分埠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
部增入塾字世遂無識埠字者矣

問說文殺从攴杀聲徐常侍謂杀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
从攴而朮聲乎曰杀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彡彡本古文肆字
尙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肆从彡兩彡與彡通肆與殺聲相轉故
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字殺从攴彡聲古文又作彡卽借
肆爲殺耳隸楷變彡爲杀非別有杀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
佛刹字刹本刹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攴从朮之杀後人妄
作非許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禾希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攴从巾巾象禾
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希晞皆取希聲明有希字周禮司
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氏讀希爲絺希卽古文絺也古文絺
給皆从巾今本說文有裕無希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

之說穿鑿不足信

文自神無各皆神靈說

問說文訓策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皆與茲斯咨已竝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皆之異文許君以些爲些苛字指爲些窳字而以策爲楚些字大徐不知些卽策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夔从夂从災災與夔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爲晝則老爲夜矣夔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夔當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肄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談聞注亦云談之言小也夔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訓歟或云夔卽夔字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蔡邕以爲五更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夔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鯨申差徐廣曰一作鯨晉人法帖亦書鯨爲更夔與更通似非無徵然說文夔更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朋盍簪虞翻木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埴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法故書昵或作櫛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元謂櫛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埴與臚戠與櫛文異而義同皆取黏黏之意也詩倣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苗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苗熾卽戠也戠苗卽倣載之轉或

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
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
蓄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
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入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
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屣行屣屣也讀若僕文从夂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
許君闕之曰凡當爲屑之省屑屑與屣屣義相近孟子僕僕爾
亟拜卽屣屣之異文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許君
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裝爲鬼衣裝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幙目用緇鄭讀
幙爲葛蕭縈之之縈而許亦讀裝如葛蕭縈之則裝卽幙也幙
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
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
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覆覆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
文爾雅俱無覆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苾卯淮南子作孟卯
是孟有苾音也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
武葬二切亦苾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尙書必有

作孟字者孟轉爲覆猶甌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
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
者多矣

問易詩疊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

覺字覺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即近媿周禮覺鄭司農多讀為
 徽為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
 臺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覺字俱已作豐也曰豐即覺字其
 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臺者廣韻豐
 下重出臺字註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覺為微微从微省微與
 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媿即說文之媿詩誰侑子美韓詩作媿媿
 即媿也媿讀若媿與今人讀異覺媿古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
 同音後人讀微許歸切因轉覺為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
 鼎文眉壽字多作覺或作豐楊南仲謂覺眉古同文眉轉為門
 詩鳧鷖在豐是也門又轉為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豐豐是
 也豐者覺之省隸變為豐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

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一一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豐
 豐恆沙句豐豐即豐豐可證覺豐非異文子又疑覺鐘字亦當
 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覺覺聲方言秦晉器破而
 未離謂之豐豐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豐
 即覺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為晉星關伯主辰辰為商星於天文參
 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商之相比也說文訓
 參為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
 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
 證參之从晶本為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
 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攷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滕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糅者也今攷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

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屢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

問絳縣人生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日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今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卽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

收之得二十三

又八十一分之十三

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依

三統術推得文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

小餘三

夏正月甲子朔

小餘八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

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以今法

上推太初亦當是丁丑而班史乃云太歲在丙子相差一年何

故曰太初本以丙子爲元劉子駿三統承其法推太歲所在數

從丙子起是其證也古法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太初

之元太歲在丙子積百四十四歲至光武建元十六年當超一

辰故建武十七年太歲得越庚子而至辛丑矣乃東漢之世疇

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

故高帝元年漢志謂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為乙未太初元年漢
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為丁丑皆後人強名之非當時本稱
也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今之言太歲者惟知六十年
一轉而已蓋始於東漢而沿習至今此古今推步家更變之
大端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嘗一及之寥寥千載尠有通其
故者矣味本當是下任而班史云太歲在丙午林義一五回
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為太歲又謂歲
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與太歲似無與且引樂緯歲星
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之語樂緯今已不傳於它書亦有徵
歟曰此在漢書天文志言之甚詳其言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營室東壁此據太初術下放此在卯曰單闕二月

出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胃昂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
在參罰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六月出
在注張七星在申曰涪灘七月出在翼軫在酉曰作諮八月出
在角亢在戌曰掩茂九月出在氏房心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
在尾箕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在丑曰赤奮若十
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夫正月日在娵訾而歲星晨出營室東壁
即娵訾之次是為歲星與日同次然其月斗建在寅而其歲太
歲亦在寅推之十有二歲皆然豈非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
以見乎豈非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即為太歲所在
乎賈公彥說此義雖未了而句讀無誤蓋其時經學尚有專門
授受相承不似後人無知妄作也同前章說

皇清通志 卷四十四
問堪輿八會之名見於鄭康成注周禮賈疏引堪輿大會有八
小會有八又引鄭志答張逸問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
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
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堪輿之書今巳
不傳八會之名亦有可攷乎曰此在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
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
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
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
則必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
楚也庚申當作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

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八合猶八會也今依
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日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
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為
八會之一三二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
甲戌為八會之二四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
故四月癸亥為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
子故五月壬子為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
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
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為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
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為八會之六十月陽
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為八會之七

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吳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氏傳史墨占吳人郢必以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八會之占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問乾象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坎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此條恐有譌舛其算例亦可推否曰此卽漢人六日七分之法易稽覽圖甲

子卦氣始中孚每六日七分而易一卦坎離震兌爲監司之卦獨用事於分至之首得八十分之七十三冬至坎始用事又加中孚六日七分而復卦用事合於易七日來復之數其說始於京房六十卦以中孚復屯謙睽升臨小過蒙益漸泰需隨晉解大壯豫訟蠱革夬旅師比小畜乾大有家人井咸姤鼎豐渙履遯恆節同人損否巽萃大畜賁觀歸妹无妄明夷困剝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爲次每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之十四較他卦少七十三分此所少之數卽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卽八十分之七十三強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卽八十分之

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為日法今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為日法則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小餘以八算也求坎卦當作次卦字之譌也景初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為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十八為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

坎卦用事萬一千五十八分之萬九十一即八十分日之七十二強也中孚卦用事大餘六即六日也小餘九百六十七者萬一千五十八分之九百六十七即八十分日之七七也

正光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並以節法六千六十為日故即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實無異也問郎顛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日至于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

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二公之日也此說然否曰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氏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是歲天正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日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

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二八即八十分之二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未餘分所積凡七十一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尚有贏分也

甲辰至己

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巳酉盡六日而尙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於大壯故顛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爲密合曰五歲再閏聖人不過言其大略如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祇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弱若以十九年七閏之率計之須五年又五个月而得再閏也然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麤率驗之天行尙非密合蓋古術皆用四分章部紀元之率皆四分術也自劉洪作乾象減歲實以合天行而章閏猶因舊法何承天

雖病其數微多猶以用算滋繁未及更易祖沖之始創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與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旣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因乎古法興未達天行故有此難嗣後張賓張胄元劉焯之徒所立章歲章閏各有不同要皆本沖之遺意

古率十九年七閏閏分太多沖

之率又似太少張賓率四百二十九歲百五十八閏張胄元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

閏皆強於沖之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閏餘通爲一術

但以歲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卽爲一歲之閏積而不更求齊同之率此亦術家變古之一大端也然與其存章歲之

名而仍未密合不若實計中盈朔虛之分而累積以求閏淳風於此極爲有識元人授時術不用積年與日法亦卽此意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言章歲者矣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有減元震者矣稱術家以章法爲重自淳祐壬子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閏月當在冬至之前詔遣元震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乃轉元震一官而議更憲元震於推步之原了無所得撫拾經生膚淺之心談皆祖沖之李淳風輩所唾棄不屑道者而疇人子弟已聘昭昭不能置對元震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三六八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旣用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恒率自不能拘而有司亦不知也當時局官淺陋如此欲其改憲以合天難矣

問先生言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曰以周禮疏知之轉人云軌長十尺而策半之鄭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此句弦求股法也當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得股依法弦七尺自乘四十九尺句四尺七寸自乘二十二尺有九寸兩數相減餘二十六尺九十一寸開方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卽所求股也賈氏算得股五尺三寸蓋由不知方法當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故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七寸自乘之中尙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所算句冪誤而所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之股數亦誤此其未通算術一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云中
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
按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
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
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氏疏云中氣而則爲
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
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申
此中氣而此卽是中數曰歲誤矣歲有十二中析之爲二十四
氣中氣而與節氣而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
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誤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
此其未通算術二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八

錢宮詹潛研堂集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八 學海堂

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宮詹 大昕著

答問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陳季立
 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崑山顧氏撰音
 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
 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
 曰車聲如居所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
 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
 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
 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

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
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
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
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
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
古音也陸德明釋文勑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
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
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尙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
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邱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
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
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

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知
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
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
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
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
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於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
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
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
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他
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讎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
泥相近故讎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

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
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印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
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為身即讀
躬如身詩無遏爾躬與天為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
韻非謂真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賡之義為續說文以賡為
續之古文益尙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為續非陽庚之字盡
可合於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澮說文澮水出鄭國引
詩澮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
韻耳溱即澮之轉音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
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澮溱相轉而謂蒸真兩部之字盡
可通也如謂吾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澮皆會聲也毛

傳於魯頌烝徒增增云增增眾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於小
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眾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
近而讀增為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
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為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為協則慎到
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為方音固未
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
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真諄為一類耕清為一類而孔子贊易
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
改者信有之乎日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
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

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

冥古眠字宋玉招魂以冥與身韻

平便聲相近故觀象

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

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

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禮成禎烈文之訓刑夫子亦

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為胸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

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彖以應韻中功比彖以應韻中窮

亦讀應為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

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

方言白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

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為韻按說文君从艸君聲讀若威

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

炳慮聲亦相近蓋讀炳如慮也說文慮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

是漢儒傳易固有作慮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

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醫書有怔忡亦取雙聲

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為韻則正

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

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

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為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

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

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誘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

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

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

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之類也而古鐘鼎文令終字有作需者詩題彼春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合與挺局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釋艸荅大苦說文作需楚辭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祖維求定為韻抑訐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子乾象傳讀命為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為韻正振聲相近讀正為振則全卦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槩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禘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宗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已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即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从也墜之為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辭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

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為古音則近亦从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

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為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
 如碩人其頤亦頤之轉音禮記頤乎其至讀頤為懇者乃其正
 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頤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極
 从奴而與迷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
 相近為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為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
 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為正宜其齟齬而不
 相人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
 兔置以仇韻遼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
 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子謂三百篇中轉
 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駮車攻之調
 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頌

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
 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為就即轉从就音鴛鴦之秣
 之摧之訓摧為莖即轉从莖音瞻印之無不克鞏訓鞏為固即
 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為此即轉从此音明乎聲隨
 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
 求本衣裘字借為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
 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
 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仇為渠之切
 讀觥絀為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為渠之切讀鳩為
 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覈从袁聲故字之从覈者皆在
 山仙韻而獨行覈覈乃與菁韻讀環者覈之正音讀覈者覈之

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謬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髡掃韻考禴翟關翟字或作狄狄有別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亦與首阜韻類亦與里哉韻召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辨其孰為正孰為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蓋深愛顧氏攷古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為磬音隨義轉即讀為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為侮即讀如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

訓簡為蘭說文有蘭無簡知簡讀如蘭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為狎即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為至弔與質為韻是讀弔為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為新義雖自謂甲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他經證之賡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即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是漢古文尙書讀賡為續矣卬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卬與變弁為韻而周禮卬人借卬為礦字說文礦或作卬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卬今亦當讀為礦也賡續以義轉卬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為無韻據考槃干旌既醉告字

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真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學急告之甚也急告為雙聲白虎通學極也亟與急通故學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應職皆讀告為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訥齊南山亦以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應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躋躋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蝮蝮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辭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一二音要當以滿

以切為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為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止月餘皇矣行葦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沂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為方音故於此類未甚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即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刑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

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棊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虜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叮曠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蝸如蟻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暉暉啍啍啍啍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墟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辨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於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側異讀

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並以動靜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之觀我與我之觀於人義本相因而魏晉以後經師強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孰云察余之美惡與字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

云惡烏路反舊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於葛洪字苑顏氏

家訓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說而亦

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審矣予我之子

錫予之子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篇楚辭皆讀上聲當直

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

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

皆六朝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

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

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切以自破破他

是書經解 卷四百四十八 錢官詹潛研堂集 十

為別卽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於古
自謂密於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論衡文公非宣姜子辨

子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於宣姜申毒之言醜不
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理相刺謬
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
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一女若
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
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為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
為霸主仗義封衛衛豈無他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使
義者當不為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

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

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

服也此意本衛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

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為黔牟

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為長然讀鶉之奔

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

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為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為五以

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沈休文云中庸表記

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

皇清經解 卷四百四十六
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
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
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
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
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
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
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
三篇唐宋之世尙存七卷今已邈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
傳而其詞醇且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
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
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
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
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譏漢儒摘其小失屏
斥之得魚兔而忘筌蹠其亦弗思甚矣

跋春秋繁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
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
義者我也漢初改誼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
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
字訓誼云人所宜訓義云已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
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

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跋儀禮集說

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

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弟始二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

者四篇重者一篇

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

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

稱多一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

廟覺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

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亡佚過半宋元以後

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束之高閣士

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

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

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屢存者實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

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

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

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王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宋槧爾雅疏單行本

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尙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尙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攷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一書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

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於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隸取臬聲徐以臬為非聲不知臬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輶取叢聲徐以叢為非聲當从環省不知叢从袁聲環還翽孌孌之類並从叢聲古人讀叢如環詩獨行叢叢釋文本作熒熒與叢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叢有異聲也焯取高聲徐以高為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劉表本作焯焯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焯焯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龔取龔省聲徐云龔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鞞鞞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龔為鞞之轉聲猶鳳為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龔取樵聲讀若酋徐云樵側角切聲不相近按樵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絲有宙音秋从艸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龔之樵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

與段若膺書

周原膺膺韓詩作臠正與節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諱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為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鬼萎為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小惡當與惡爾意與之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辨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為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為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稱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沖上書進御不以為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己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

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麻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為濬罔之為罽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卷水不從水旁遂謂今文作蒼史記亦當作蒼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二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間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尙書改史記必改為漾其能改作濬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濬為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蒼水即从古文而省水旁決非今文別作蒼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教我

荅孫淵如書

春秋祊邠異文卽仿侑相通之例說文引詩不敢不踣又作踣
脊束亦通寫字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慢命卽慢之轉宋
儒讀爲怠者非也母無鄙切而蝦蟇與雨叶難邠干切而隰桑
與阿叶與許應切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凡一字而兩讀者皆
聲之轉三百篇之例具在引而伸之非無稽之言也

與海之論爾雅書

夫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欲窮六經之旨
必自爾雅始注爾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孫炎沈旋諸人今惟
存郭景純一家景純有音有圖贊則今亦亡之尙書正義引景
純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又云霍山今在廬江濳縣

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
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
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卽如此
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詳然則
景純注亦經後人所刪非完書矣釋鳥桑屬竊脂文凡再見攷
春秋正義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卽如所言竊元竊黃者
豈復盜竊元黃乎若冬屬竊黃之下果有桑屬竊脂句則景純
注明云諸屬皆因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脂之爲淺白義已顯然
毋庸爲此辨矣春秋正義又云釋鳥自春屬鴉鷂至宵屬嘖嘖
凡七屬其文相次今本多桑屬句則當云八屬矣故知此句乃
唐以後人竄入無疑而邢氏不能辨也來書疑舍人爲何人攷

陸氏釋文稱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

贈邵治南序

餘姚邵治南與桐

晉通

之父也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

後獨喜讀易博覽眾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為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為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為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為固固者執守之

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為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案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偽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為偽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偽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

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常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鄆當爲陳留之僞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近見其儀禮管見稿本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觶於賓敖改觶爲觶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鶴侶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醲酒敖以醲酒爲衍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醲據下文普薦醲酒亦專言酒不及醲豈得妄解明齊爲

醴軌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為
 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為主人也有司徹
 之答一拜者大夫為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
 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
 注者荒經之漸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八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



